學治續說　學治說贅

學治續說

蕭山汪輝祖煥曾纂

官聲在初莅任時

官聲賢否去官方定而實基於到官之初蓋新官初到內而家人長隨外而吏役訟師莫不隨機嘗試一有罅漏羣起而乘之近利以利來近色以色至事事投其性之所近陰竊其柄後雖悔悟已受牽持官聲大玷不能箝民之口矣故莅任時必須振刷精神勤力檢飭不可予人口實之端

勿彰前官之短

人無全德亦無全才所治官事必不能一一無過舉且好惡之口不免異同去官之後瑕疵易見全賴接任官彌縫其闕失居心刻薄者多好彰前官之短自形其長前官以遷擢去尚可解嘲若緣事候代寓舍有所傳聞必置身無地夫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不留餘地以處人者人亦不留餘地以相處徒傷厚德爲長者所鄙

勿苟爲異同

立身制事自有一定之理惟人是倚勢必苟同以己爲

是勢必苟異苟同者不免詭隨苟異者必致過正每兩失之惟酌於理所當然而不存人己之見則無所處而不當故可與君子同功亦不妨爲小人分謗

爲治不可無才

才者德之用有圖治之心而才不足以濟之則內外左右皆得分盜其柄以求自濟其私故一事到手須自始徹終通盤熟計實能收之然後發之萬一難以收局且勿鹵莽開端蓋治術有經有權惟有才者能以權得正否則守經猶恐不逮耳

多疑必敗

疑人則信任不專人不爲用疑事則優柔寡斷事不可成二者皆因中無定識之故識不定則浮議得以搖之凡可行可止必先權於一心分應爲者皆有不避分不應爲者功亦不居自然不致畏首畏尾是謂膽生於識

宜因時地爲治

有才有識可善治矣然才貴練達識貴明通遇有彼此殊尚今昔異勢者尤須相時因地籌其所宜若自恃才識有餘獨行其是終亦不能爲治譬之醫師用藥不知

切脈加減而專襲成方則藥者殺人未始不與砒信同禍

舊制不可輕改

今人才識每每不若前人前人所定章程總非率爾不能深求其故任意更張則計畫未周必致隱貽後累故舊制不可輕改

陋規不宜遽裁

裁陋規美舉也然官中公事廉俸所入容有不敷支給之處是以因俗制宜取贏應用忽予汰革目前自獲廉

名逌用無所出勢復取給於民且有變本而加厲者長貪風開訟釁害將滋甚極之陋規不能再復而公事棘手不自愛者因之百方掊克奸宄從而藉端善良轉難樂業是誰之過歟陋規之目各處不同惟吏役所供萬無受理他若平餘津貼之類可就各地方情形斟酌調劑去其太甚而已不宜輕言革除至署篆之員詳革陋規是謂慷他人之慨心不可問君子恥之

常例應酬不宜獨減

凡有陋規之處必多應酬取之於民用之於官諺所謂

以公濟公非實官橐也歷久相沿已成常例萬不容於例外加增斷不可於例中扣減倘應出而吝象齒之焚不必專在賄矣

美缺尤不易爲

俗所指美缺大率陋規較多之地歲例所入人人預籌分潤善人而善出惟才者能之或不善於人而不能不出則轉自絀矣慮其絀而入之不謹禍不旋踵懼有禍而入之稍愼又不足以應人之求故美缺尤不易爲自好者萬不宜誤聽慫恿垂涎營調白香山詩云妻妾歡

娛僮僕飽始知官職爲他人今之爲美缺者飽僮僕而已妻妾歡娛其名也實且貽子孫之累焉余嘗客歸安夜中聞雁有稻粱羣鶩共霜露一身寒之句非有所感也主人王晴川諷詠數過潸然泣下明年以終養去官居美缺者可不常自儆乎

須爲百姓惜力

先儒有言一命之士苟留心於愛物於物必有所濟身爲牧令尤當時存此念設遇地方公事不得不資於民力若不嚴察吏役或又從而假公濟私擾累何堪故欲

養民力必先爲民惜力不惟弭怨亦可周心

勿以土物充餽遺

地產土宜非有土官之利也偶因取給之便奉上官贈寮友後遂沿爲故事甚至市以官價重累部民毒流無既如之何可爲厲階也故舊規所有尙宜酌量裁減若所產之物素未著名斷不可輕用餽遺貽後人之害禍同作俑

保富

藏富於民非專爲民計也水旱戎役非財不可長民者

保富有素遇需財之時懇惻勸諭必能捐財給匱雖慳
於財者亦感奮從公而事無不濟矣且富人者貧人之
所仰給也邑有富戶凡自食其力者皆可藉以資生至
富者貧而貧者益無以爲養適有公事必多梗治之患
故保富是爲治要道

保富之道

官不潔己則境之無賴借官爲孤注攫富人以逞其慾
官利其賄富人而訟可以生財也陽治之而陰庇之至
富人不能赴愬於官不得不受無賴之侵陵而小人道

長官爲民仇矣夫
朝廷設官鋤暴安良有司之分惟暴是縱惟良是侮負
國負民天豈福之故保富之道在嚴治誣擾使無賴不
敢藉端生事害人可以安分無事而四境不治者未之
有也

辦賑勿圖自利

地方不幸而遇歉歲尅減賑項以歸私槖被災之戶必
有貸賑不得流爲餓殍者上負
聖恩下傷民命喪心造孽莫大於是昔瀛源衛公哲治

牧邳州盡出賑羸設棲流所贍養仳離雁戶全活無算同時辦賑之吏競笑其迂然肥橐者多不善後公獨簡
在
宸衷不數年累遷至安徽巡撫陟工部尙書致仕尹中堂文端公繼善總督兩江時余嘗見其辦賑條告末云倘不肖有司尅賑肥家一有見聞斷不能倖逃法網即本部堂稽查有所不到吾知天理難容其子孫將求爲餓殍而不可得痛哉言乎讀至此而不實力救荒其尙有人心也哉

法貴準情

余昔佐幕遇犯人有婚喪事案非重大必屬主人曲為矜恤一全其吉一慰其凶多議余迂闊比讀輟耕錄匠官仁慈一條實獲我心匠官者杭州行金玉府副總管羅國器世榮也有匠人程限稽違案具吏請引決羅曰吾聞其新娶若責之舅姑必以新婦不利口舌之餘不測繫焉姑置勿問後或再犯重加懲治可也此眞仁人之言乾隆三十一二年間江蘇有幹吏張某治尚嚴厲縣試一童子懷挾舊文依法枷示童之姻友環跽祈恩

稱某童婚甫一日請滿月後補枷張不准新婦聞信自經急脫枷童子亦投水死夫懷挾宜枷法也執法非過獨不聞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乎滿月補枷通情而不曲法何不可者而必以此立威忍矣後張調令南滙坐浮收漕糧擬絞勾決蓋卽其治懷挾一事而其他慘刻可知天道好還捷如枹鼓故法有一定而情則千端準情用法庶不干造物之和

能反身則恕

且身為法吏果能時時畏法事事奉法乎貪酷者無論

卽謹慎自持終不能於廉俸之外一介不取如前所云陋規何者不干

國法特宿弊因仍民與官習法所不及相率倖免耳官不能自閑於法而必繩民以法能無媿歟故遇愚民犯法但能反身自問自然歸於平恕法所不容姑脫者原不宜曲法以長奸情尙可以從寛者總不妨原情而畧法

宜求不干淸議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當未遇時聞談長吏害民之政未

嘗不扼腕太息洎乎得志則昧殷鑒之訓當局者迷古今同慨故幸而居官能罔念扼捥之故常求不干清議自無失政

吏不可墨

我
朝立賢無方用惟其才高門貴冑世受
國恩目染耳濡蚤嫺吏治所慮生長華膴止知富貴吾所自有當日懍象齒焚身之戒力求無替家聲至寒畯之士科第起家視白首窮經者遭逢天壤豈可遽舍所

學問於猾吏之爲若乃進以他途尤必自問可用於時而後求爲時用何至一登仕版即不自愛既爲牧令皆有廉有俸有自然之利無論美缺即缺甚不堪總勝舌耕餬口盡心爲之尚恐未能稱職有孤民望如復朘民以生重負設官之義鬼神鑒之矣昔孫西林先生官浙藩時常祿之外不名一錢或勸爲子孫地曰吾未見紅頂官兒孫至於行乞如其行乞則祖宗之咎也聞者至今誦之

墨吏不必爲

吏不可墨固已余則以爲匪惟不可亦且不必數十年
前吏皆潔謹折獄以理間以賄勝深自諱匿自一二嚚
猾之吏藉口彌補稍稍納賄訟者以賄爲能官惟賄徑
不開莫得而汚之偶一失檢墨聲四播蓋家人吏役皆
甚樂官之不潔可緣以爲奸雖官非事事求賄而若輩
必曰非賄不可假官之聲勢實彼之橐囊官已受其挾
持不能治其撞騙且官以墨著訟者以多財爲雄未嘗
行賄亦冒賄名其行賄者又好虛張其數自詡富豪假
如費藏鏹三百兩必號於人曰五百兩而此三百兩者

說合過付吏役家人在在分肥官之所入不能及半而物議譁傳多以虛數布聞上官之賢者必摭他事彈劾卽意甚憐才亦必予以媿厲之方其不賢者則取其半以辦公而所出之數已浮於所入之數不得不更求他賄以補其虧而上官之風聞復至故貧必愈墨墨且愈貧陽譴在身陰禍及後則何如潔己自守者臨民不怍事上無尤乎

淸不可刻

淸特治術之一端非能是遂足也嘗有潔己之吏傲人

以清爲治務嚴執法務峻雌黃在口人人側目一事偶失環聚而攻之不原其禍所由起輒曰廉吏不可爲夫豈廉之禍哉蓋清近於刻刻於律己可也刻以繩人不可也

假命案斷不可蔓延

應抵命案吏役尚知畏法惟自盡路斃等事更易蔓延滋擾蓋百姓無知最懼人命牽連恐嚇撞騙易於藉口全賴相驗時力歸簡易凡自盡人命除釁起威逼或有情罪出入尚須覆鞫其餘口角輕生儘可當場斷結不

必押帶進城令有守候之累如死由路斃及失足落水則驗報立案不待他求有等鶻突問官妄向地主兩隣根尋來歷以致輾轉擠拉徒飽吏役之槖造孽何有旣極哉

盜案宜防誣累

安良必先治盜而寄贓買贓之累又因治盜而起凡誣扳窩夥猶可留心訪察至寄買贓物之虛實爲輿論之所不著不惟黠賊易於挾嫌嫁禍且有捕役牢頭擇殷敎猱因而爲利者卽官爲審釋良民已受累不堪矣浙

中舊習獲賊到官率供無主之案混認多贓指某某寄頓某某價買承行之吏據供弔贓僉差四出追贓無著落終以游供完結而役婪於蠹吏分其肥愿民被獲賊之害境內不受治盜之益余居鄉時深知此弊故佐主人治盜惟嚴究有主之賊而不起無主之贓前於藥言約畧言之今錄簡易之法於左以備採擇

尋常竊贓只須飭地保諭弔諭內註明速將原贓交保稟解不必到官如果被誣許自行呈愬愼毋託故誘延致干差擾嚮在嘉湖幕中行之民以爲便未有

不繳不懲者

案重贓多必須差吊者檄內註明止許吊贓不必帶

審如未買未寄聽本人呈懲毋許提人滋擾庶捕役

不敢肆橫

以被誣呈懲者受詞時卽提犯質釋俾免守候或卽

於詞內批釋不必令平民與賊匪對簿以邺善良

無論爲窩爲夥買贓寄贓有懲稱與賊並未相識橫

被誣扳者其中必有教供之人可令被誣者雜立稠

人之中先令賊犯指認知指辨模糊立時諭歸安業

專治賊犯以誣良之罪然此法須時時變通用之習以爲常則其人狀貌教供者亦能預先說之倘以識面爲非誣恐又成寃獄耳

至印官事冗小竊案件有不能不發佐貳代訊之勢但聽其查辦卽不免有需索之弊應令訊畢卽送草供一切傳主弔贓俱由親核庶權不下移民不受擾

辨重案之法

一人治一事及一事止數人者權一而心暇自可無誤或同寅會鞫事難專斷或案關重大牽涉多人稍不靜

綱即滋蔸抑遏此等事先須理淸端緒分別重輕可以事爲經者以人緯之可以人爲經者以事緯之自爲籍記成算在胸方可有條不紊不墮書役術中其土音各別須用通事者一語之譌毫釐千里尤宜愼之又愼

辦案宜有斷制

斷制云者非師心自用也案無大小緫有律例可援援引既定則例得無干者皆無庸勾攝人少牽連案歸簡淨矣鄙見貌爲精愼之吏不知所裁以極細事而累及膝證延蔓不休有因而破家殞命者曾爲寒心敢不苦

口

鄰境重案不宜分畛域

守土之官治不越境似也然遇鄰境命盜重案一有風聞即宜星火緝訪稍分畛域受之以需致犯得遠竄已失敬公之義其或假道境內終且牽連被議豈非自取之乎

社義二倉之弊

談積儲於民間社義二倉尚已然行之不善厥害靡窮官不與聞則飽社長之槖官稍與聞則恣吏役之奸蠹

貸粟之戶類多貧乏出借雖緩須臾還倉不無延宕官爲勾稽吏需規費完繳之司終多賠累故屆更替之期畏事者多方規避牟利者百計營求甚有因而虧挪僅存虛籍者此社長之害也其或勸捐之日勉強書捐歷時久遠力不能完官吏從而追呼子孫因之受累此捐戶之害也此等良法固不宜因噎廢食究不容刻舟求劍欲使吏不操權倉歸實濟全在因時制宜因地立法舊有捐置者務求社長得人爲之設法調劑捐戶如果無力完繳亦不妨據實詳免若本未捐設斷不必慕好

善處名創捐貽患

淸理民欠之法

花戶欠賦是處有之顧亦有吏役侵收冒爲民欠者余署道州因前兩任皆在官物故每年民欠不得不收因創爲呈式令投牒之人於呈面註明本戶每年應完條銀若干倉穀若干無欠則註全完未完則註欠數除命盜外尋常戶婚田土錢債細事俱批令完欠候摘欠數淸完卽爲聽斷兩造樂於結訟無不尅日輸將間有吏役代完侵蝕字據可憑立予查追淸款其無訟案者完

新賦時飭先完舊欠行之數月欠完過半第此事必須實力親稽方有成效倚之幕賓書吏總歸無濟

申明上下易隔之故

或問何以謂之上下易隔曰理甚易明事則不能盡言也爲上官者類以公事爲重萬不肯苛求於下而左右給事之人不遂其慾輒相與百方媒孽昔吾浙有賢令素爲大吏所器會大吏行部過境左右誅求未饜一切供儲皆陰爲撤去曉起鐙燭夫馬一無所備遂攖大吏之怒摭他事劾去此隔於上之一端也又有賢令勤於

爲治纖鉅必親賞罰必信其吏役有不得於司閽者遇假日硃單必濡遲而出比其反也又不卽爲轉稟卒令枉受逾限之譴此隔於下之一端也被害者據實而陳何嘗不可立懲其弊然若輩勢同狽狽所易之人肆毒尤甚安能事事瀆稟頻犯投鼠之忌故下情終不可以上達曰易隔也

用人不易

吾友邵二雲編修晉涵言今之吏治三種人爲之官擁虛名而已三種人者幕賓書吏長隨誠哉言乎今之爲

治必不能離此三種人而此三種人者邪正相錯求端人於幕賓已什不四五書吏問知守法然覩用之者以為轉移至長隨則罔知義理惟利是圖倚爲腹心鮮不僨事而官聲之玷尤在司閽嗚呼其弊非說所能罄也約之猶恐稽察難周縱之必致心膽並肆由余官須自儆之說而詳繹之其必有所自處乎

宜防左右壅蔽

給事左右之人利在朦官弊弊最懼官之耳目四徹凡余所言款接紳士勤見吏役皆非左右所樂必有多其

衙以相撓制者須將僻號房不得阻賓及吏役事應面
稟之故開誠宣布示貼大堂俾人共見共聞並於理事
時隨便諄諭庶左右不敢弄權耳目無虞壅蔽

差遣吏役不可假手代筆

署中翰墨不能不假手親友至標吏辦稿僉役行牌雖
公事甚忙必須次第手治若地處衝要實有勢難兼顧
之時不便留牘以待則准理詞狀即付值日書吏承辦
應差班役可於核稿時填定姓名總不可任親友因忙
代筆開僉緣賄託之漸

拒捕不可輕信

此條已具佐治藥言今復及之者幕不見役而念民故意常平官未見民而信役故氣易激役不得逞志於民輒貌爲可憐之狀或毀襪或毀衣以民之頑橫面陳於官從而甚其辭焉謂其目無官法也官未有不色然駭勃然怒者官怒而役狡行民害生矣夫拒捕有罪人盡知之爲鹽梟爲盜刼犯罪而求倖脫是以致拒捕也若催賦傳訊民倘無罪何致拒捕偏聽而輕信之一役得志羣役轉相效做民之得自全者幾何當役稟時平心

熟察則粧點之弊自然流露姑將原檄存銷而止以應辦之事另檄改差及其人到官事結告以拒捕罪名及所以不遽辦拒捕之故民知愛畏即役亦不敢再萌故技

宜勿致民破家

諺有之破家縣令非謂令之權若是其可畏也謂民之家懸於令不可不念也令雖不才必無忍於破民家者然民間千金之家一受訟累鮮不破敗蓋千金之產歲息不過百有餘金婚喪衣食儘取足焉以五六金爲訟

貲即不免稱貸以生況所費不止五六金乎況其家不皆千金乎受牒之時能懇懇惻惻剴切化誨止一人訟即保一人家其不能不訟者速為讞結使無大傷元氣猶可竭力補苴亦庶幾無忝父母之稱歟

事未定勿向上官率陳

率陳之故有二一則中無把握姑餂上官意趣一則好為夸張冀博上官稱譽不知案情未定倘待研求上官一主先入之言則更正不易至駁詰之後難以聲說勢必護前遷就所傷實多

上官必不可欺

天下無受欺者矧在上官一言不實爲上官所疑動輒得咎無一而可故遇事有難爲及案多牽窒且積誠懸悃陳稟上官自獲周行之示若誑語支吾未有不獲譴者蒼猾之名宦途大忌

勿臧否上官寮友

事有未愜於志者上官不妨婉諍寮友自可昌言如果理明詞達必荷聽從若不敢面陳而退有臧否交友不可況事上乎且傳述之人詞氣不無增減稍失其眞更

益開者之怒惟口與戎可畏也

告下之語必須詳細

吏役鄉民均無達識凡差遣聽斷不將所以然之故詳細諭知必且懵於遵率吏役則周折貽誤鄉民則含混滋疑均足累治

舊典關勸懲者不可不舉

教民之要不外勸懲二端如朔望行香宣講

聖諭勸農課士鄉飲賓興尊禮師儒採訪節孝之類皆勸懲之灼然者近多目爲具文余初莅甯遠時方孟夏

示日勸農皆訪異數至鄉飲酒禮吏莫詳其儀注不揣迂腐一切典禮次第行之三四年中耳目一新頑惰革而士奮科名婦知貞節用力無多收效甚鉅夫通都大邑猶曰公務殷繁不遑兼顧若簡僻之區何致夙夜鞅掌而亦廢弛不舉乎吾願圖治者先由此始

治莠民宜嚴

剽悍之徒生事害人此莠民也不治則已治則必宜使之畏法可以破其膽可以鎩其翼如不嚴治不如且不治蓋不遽治若輩猶懼有治之者治與不治等將法可

說而氣愈橫不至殃民罹辟不止道德之弊釀爲刑名韓非所爲與老子同傳而萑苻多盜先聖歎子產爲遺愛也

幹才可備緩急者宜留意

然其中間有勇幹之才錯走路頭者亦宜隨時察識陰爲籍記或選充練保或收補民壯儞之以威懷之以德使其明曉禮義就我範圍設遇緩急未始不可收驅策之功第此乃使詐使貪之妙用非有知人之明者不能畧一失誤關門養虎矣

安命

飲啄前定況任牧民之職百姓倚爲休戚乎不有夙緣安能爲治緣盡則去非可以人謀勝也能者有遷調之勢而或以發揚見抑庸者無遷調之才而或以眞樸受知且有甚獲上而終蹉跌甚不獲上而荷提攜者謀而得不謀而亦得愈謀而愈不得有定命焉知其爲命而勤勤焉求盡其職則得失皆可不計卽不幸而以公過挂礙可質天地祖宗可見寮友姻族不足悔也

勿爲非分之事

趨吉避凶理也公爾忘私不當存趨避之見惟貪酷殃民戕䏶嚼䐡及險詐陰謀因而獲罪者咎由自取外是則皆命爲之矣然福善禍淫天有顯道以約失鮮至竟不罹大戾恣行威福之人幸保令名百無一二不敗則已敗必不止廢黜能辨吉凶者爲吾分之所當爲而不爲吾分之所不當爲自符吉兆而遠凶機趨避之道如是而已

事愼創始

非萬不得已止宜率由舊章與民休息微特擧不可造

卽福亦不易爲不然如社倉如書院豈非地方盛舉而吾言不必創建獨非人情乎哉社倉之弊前已言之書院之名經始勸捐於民總不無所費及規模既定或倚要人情面薦剡主講其能盡心督課者什不得三四師既僅屬空名弟亦遂無實學以閒闍培植子弟之資供長吏應酬情面之用已爲可媿其尤甚者資不給用則長吏不得不解囊以益之而歸咎於始謀之不臧是何爲乎夫書院猶有遺累況其他哉故善爲治者切不可有好名喜事之念冒昧創始

遇倉猝事勿張皇

天下未有不畏官者官示以不足畏則民玩至官畏民而獷悍之民遂無忌憚矣抗官鬨堂犯者民而使之敢犯者官也事起倉猝定之以榦尤貴定之以靜在堂勿退堂在座勿避座莊以臨之誠以諭之望者起敬聞者生感獷悍者無敢肆也張皇則釀事矣臨民者不必猝遇其事而不可不豫其理所以豫之者全在乎日有親民之功民能相信則雖官有小過及事遭難處亦斷斷不致有與官爲難者

進退不可游移

仕而進經也不獲已而思退權也志乎進則盡職以俟命雖遇吹毛之求索分不能辭靳於退則知止而潔身雖有破格之恩榮義無可戀故旣明去就之界當擇一途自立如游移不決勢必首鼠兩端進退失據

退大不易

進之難非難進之謂也憑人力以求進必好其爲難往往天定不可以人勝徒有失己之悔此其故蓋難言之至退亦不易則非及之者不能知也不獲乎上萬無退

理然遇上官寬仁體䘏轉得引身以退幸而獲上重其品者欲資爲遷擢矜式愛其才者欲藉爲官事贊襄責以匪懈之義不可偷安督以從公之分不宜避事病則疑爲僞飾老則惡其佯衰感恩以恩縻之懼威以威怵之非平素無牽挂之處必臨事多瞻顧之虞須看得官輕立得身穩方可決然舍去嗟乎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治貴實心尤貴清心

治無成局以爲治者爲準能以愛人之實心發爲愛人

之實政則生人而當謂之仁殺人而當亦謂之仁不然姑息者養奸剛愎者任性邀譽者勢必徇人引嫌者惟知有我意之不誠治於何有若心地先未光明則治術總歸塗飾有假愛人之名而滋厲民之弊者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故治以實心爲要尤以淸心爲本

學治續說終

余既徇坊培兩兒之請開雕臆說同門生歸安慎習齋咸熙選河南夏邑令假還春雪載途不遠數百里渡江相訪曰某之辭韓城師而出都門也吾師授佐治藥言一冊命求教於左右願有以益之嗟乎迂拙如藥言乃亟爲吾師所契至於斯乎因出臆說商定燒燭劇談引前緒而申之不覺東方遽白既別去又手疏得五十則古人綜論治理言約旨該余瑣細條分至悉數之不能終其物自維衰廢無用於是而益望吾黨友朋盡親民之義安斯民於太和樂育之中鑒此心者知不以辭費

爲嫌也因續付剞劂氏郵致習巖正其可云甲寅二月

旣望輝祖跋

說具於前已不直善爲治者一噱矣比來戚友急公報國多以牧令自効下問致治之方老病惛廢更無新得且言貴可行謹就佐幕服官時素所留意最簡易者彙簿記十則卽前說書版摺以備遺忘一條引而伸之乃官須自做靠實之一道至福孳之辨勤怠之分特檃括前說而切言之近於贅矣五男繼壕錄稾請附臆說後爰授之梓嘉慶五年季夏輝祖書

稽獄囚簿

記獄囚事由及收禁年月　其待鞫而暫禁者尤須加
意應禁應釋隨時可辦

查管押簿

管押之名律所不著乃萬不得已而用之隨押隨記大
概賊盜之待質者最多審定則重者禁輕者保無干者
省釋立予銷除　命案牽連應卽時詰正取保勢不能
速結者至四五日斷不可不爲完結　若詞訟案件自
可保候覆訊不宜差押　政之累民莫如管押且干係
甚重或賊押而捕縱行竊或命押而懼累輕生至訟案

押而招搖撞騙百弊錯出　向有班房夜間官須親驗
以防賄縱數年前禁革班房名目令原差押帶私家更
難稽察似不如仍押入公所爲安　役之貪狡者命案訟
案及非正盜正賊藉諭押以添勒索每繫之穢污不堪
處所暑令薰蒸寒令凍餓至保釋而病死者不少故非
萬不得已者斷不可押卽押須親自查驗幕猶恐被人
欺止能求盡其心官則心盡而力可自盡愼勿爲人蒙
蔽不設此簿或有遺忘勢必經旬累月民受大害矣

憲批簿

記上官批發詞訟奉批日月及易結難結之故　向所幕皆劇邑凡到館之初卽飭承隸記此簿置之案頭日用卷查閱或須審結或可詳銷自爲注記其原稿牽連多人可以摘除者一一注明核稿時俱行刪去遇有訟師指告經承弊改舊稿卽可明白批示上官提催亦不難將應急應緩緣由據實詳覆以免差擾次第辦結不使吏役操權

理訟簿

記兩造之住址遠近及隣證姓名　邑雖健訟初到時

詞多然應准新詞每日總不過十紙餘皆愬詞催詞而已有准必審審不改期則催者少而誣者懼不久而新詞亦減矣手自注記日不過數行何至於勞幕中爲之已有明效官則受詞時可以當堂駁還新詞斷不能多何憚於記故欲求無事先在省事此一方也試之歷驗

實政官聲俱不難致　放告須在日中可以從容閱訊令代書旁伺情節不符卽可根問保戳及作狀之人立究訟師不致被誣者受累安民之道莫善於此斷不可

委佐貳收詞

右四簿佐幕爲之已極利便若官不憚煩則事無不
治矣

客言簿

民情士俗四境不同何況民之疾苦豈能盡一好問察
邇是爲政第一要著書役之言各爲其私不可輕信關
入之說往往爲書役左袒紳士雖不必盡賢畢竟自顧
顏面故見客不可不勤余初到官見客先問其里居風
土再見則問其里中有無匪類盜賊訟師如有其人并
其年貌住處皆詳朋之而告以遲遲發覺必不使聞風

歸怨故紳士無不盡言者客去一一手記於簿或問某地某多平原某多山澤與某里連界亦手爲詳記扃之篋中置之內室將升堂逐一檢視有改名具詞而與所記年貌相類者猝然詰之其真立敗或爭水利等事問以所聞正之覷者驚爲不測不半年而訟師盜賊他徒匪類匿跡上官問境內利弊及界址皆能詳對勞心者不過半年而逸以數歲皆此簿之力也但勤於見客則周知外事非吏役閽人所樂須先嚴約束客來勿阻以示禮士之誠以收聽言之益

堂籤簿

事非急切斷不可當堂籤提役齎堂籤甚於狼虎往往人未到官貲已全罄余里居見堂籤破家甚於常行故不可不慎萬一發籤須當日訊結若遷延一日即民多受一日之累如路遠人多須至兩日三日者立簿登記恐事冗偶忘則役操其柄所關匪細其籤必須蓋印發行其他硃單硃諭事與堂籤一例總須蓋印登號以防蠹役地棍詐僞指撞之弊

右二簿官中必不可少且須時時檢閱歷時久則客

言簿可省矣

正入簿

記銀穀應徵之數及稅契襍稅耗羨等項

正出簿

記銀穀之應解應支應放應墊之數及廉俸幕脩等項

襍入簿

記銀之平餘穀之斛面及每歲額有之陋規等項應入己者可質鬼神人所其知不必諱也若額外婪索是爲贓私不可以入簿者不可以對人卽不可以問心神鑒

之鬼蜮之悖入悖出自愛者必不肯爲

襍出簿

記應捐應贈之斷不可省者及日用應費各項

右四簿乃官中理財之道官事稍暇隨時考校正入稍虧或有借墊則先以襍入補之而用自不敢不節此皆記其總數或十日一結或半月一結其流水細帳則責之司出入者而權不任焉否則襍入者濫用而正入者有虧至交代時或不自知其故矣

福孼之辨

州縣一官作孽易造福亦易天下治權督撫而下莫重於牧令雖藩臬道府皆弗若也何者其權專也專則一一則事事身親身親則見之眞知之確而勢之緩急情之重輕皆思慮可以必周力行可以不惑求治之上官非惟不撓其權抑且重予以權牧令之所是上官不能意爲非牧令之所非上官不能意爲是果盡心奉職昭昭然造福於民卽冥冥中受福於天反是則下民可虐自作之孽矣余自二十三歲入幕至五十七歲謁選人三十餘年所見所聞牧令多矣其干陽譴陰禍親於其

身累及嗣子者率皆獲上腴民之能吏率三十四五年間事其嗣子有罹碎者或流落浙中爲農氓乞養甚爲富室司閽人猶呼某少爺以揶揄之至遺櫬不能歸葬者不一姓名尚在人口余不忍書也而守拙安分不能造福亦不肯作孽者問亦循格遷官勤政愛民異於常吏之爲者皆親見其子之爲太史爲侍御爲司道檢討二一李公調元驥元海寗令諱某子侍御一戈公濤源歸安令諱錫子司道三一故浙藩孫公含中秀水令諱爾周子一令楚藩孫公玉庭錢塘令諱擴圖子皆由翰林起家一令四川道劉公清吾邑令君諱復仁子海寗秀水錢塘蕭山四公余皆親見其爲治至今民不能忘歸安公去官余蘇江南未及身遇已四十餘年頌遺愛者與四公無異天之報施捷於響應是以竊祿數年懍懍奉爲殷鑒每一念及輒爲汗下是

以山行傷足夲身求退然且遽嬰末疾天不畀以康甯

蓋吏之不易爲如此吾願居是職者愼毋忘福孽之辨也惟是造福云者非曲法求寬之謂也人之生直多枉少直者弱枉者强强故姑息養奸則寬一枉而羣枉逞兇能除暴安良則懲一枉而羣枉斂跡是卽福孽之所由分也子產寬猛之論可不熟讀深思歟

勤怠之分

嗚呼此福孽之因也稱職在勤前已言之怠之禍人甚於貪酷貪酷有蹟著在人口闒冗之害萬難指數受者

痛切肌膚見者不關痾癢聞者或且代爲之解曰官事殷忙勢不暇及官遂習爲故常而不知孽之所積神實鑒之夫民以力資生荒其一日之力卽窘其一日之生余少鄉居見人赴城投狀率皆兩月往還已而候批已而差傳倩親覓友料理差房勞勞奔走動輒經旬至於示審有期又必邀同隣證先期入城並有親友之關切者偕行觀看及至臨期示改或狻者有所牽引諭俟覆訊則期無一定或三五日或一二十日差不容離民須守候工商曠業農佃顧替差房之應酬城寓之食用無

一可省追事結而兩造力已不支輾轉匱乏甚有鬻縶
公所飢寒疾病因而致死者嗚呼官若肯勤何至於是
其負屈不伸抑鬱畢命者無論已更有事遭横逆不得
已告官候之久而批發又候之久而傳審中間數日横
逆之徒復從而肆擾皆怠者滋之害也故莫善於受牒
時詰訊虛卽發還其准理者越夕批發剋期訊結官止
早費數刻心省差房多方需索養兩造無限精神至訟
師教唆往往控一事而牽他事以爲拖累張本然項莊
舞劍意在沛公得其本指立可折斷萬勿株連瓜蔓以

長习風古云有治人無治法余爲進一解曰無治法有
治心但求不負此心則聽訟必無大枉
國家之厚吏有常祿有養廉居官之日皆食民之日乃
不以之求治而博奕飲酒高臥自娛民必怨神必怒如
之何其不畏耶余久食於幕而不願子孫之習幕嘗試
爲吏而不樂子孫之作吏蓋深懼其多締孽緣有虧先
德也前說三卷無勦說卮言不能更有所進姑切指而
暢言之既老且病言近於善力疾書此以諗親知不惟
望求治者察此誠悃倘子孫幸膺學治之任書此座右

膈目省心庶上不負

國不不負民天其佑之乎

律例不可不讀

聽訟不協情理雖兩造曲遵畢竟是孽斷事茫無把握以覆訊收場安得不怠原其故只是不諳律例所致官之讀律與幕不同幕須全部熟貫官則庶務紛乘勢有不暇凡律例之不關聽訟者原可任之幕友若田宅婚姻錢債賊盜人命鬭毆訴訟詐僞犯姦襍犯斷獄諸條非了然於心則兩造對簿猝難質諸幕友者勢必游移

莫決爲訟師之所窺測熟之可以因事傳例訟端百變不難立時折斷使訟師慴服誑狀自少即獲訟簡刑清之益每遇公餘留心一二條不過數月可得其要憚而不爲是謂安於自怠甘於作孽矣

名例切須究心

一部律例精義全在名例求生之術莫如犯罪自首一條余初習法家言隣邑拏獲私鑄以所供逃犯起意案已咨部完結越二年逃者獲訊不承爲首例提從犯質鞫犯已遣戍諸多掣肘適松江友人韓升庸在座謂可

依原供而改捕獲爲聞拏自首則罪仍不死案即可完
隣令用其言犯亦怡然輸供余心識之後遇情輕法重
者輒襲其法所全頗多異於佐治藥言曾記刪改自首
之報辛亥寓長沙聞緩甯盜首楊辛宗在逃知官中比
父限交赴案投首司讞者謂與未經破案不知姓名悔
罪自首不同不准援減仍擬斬決余旋即歸里未見邸
鈔不知部議云何竊思犯罪自首律云凡犯罪未發而
自首者免其罪是指未經破案者言也事發在逃律注
云若逃在未經到官之先者本無加罪仍得減本罪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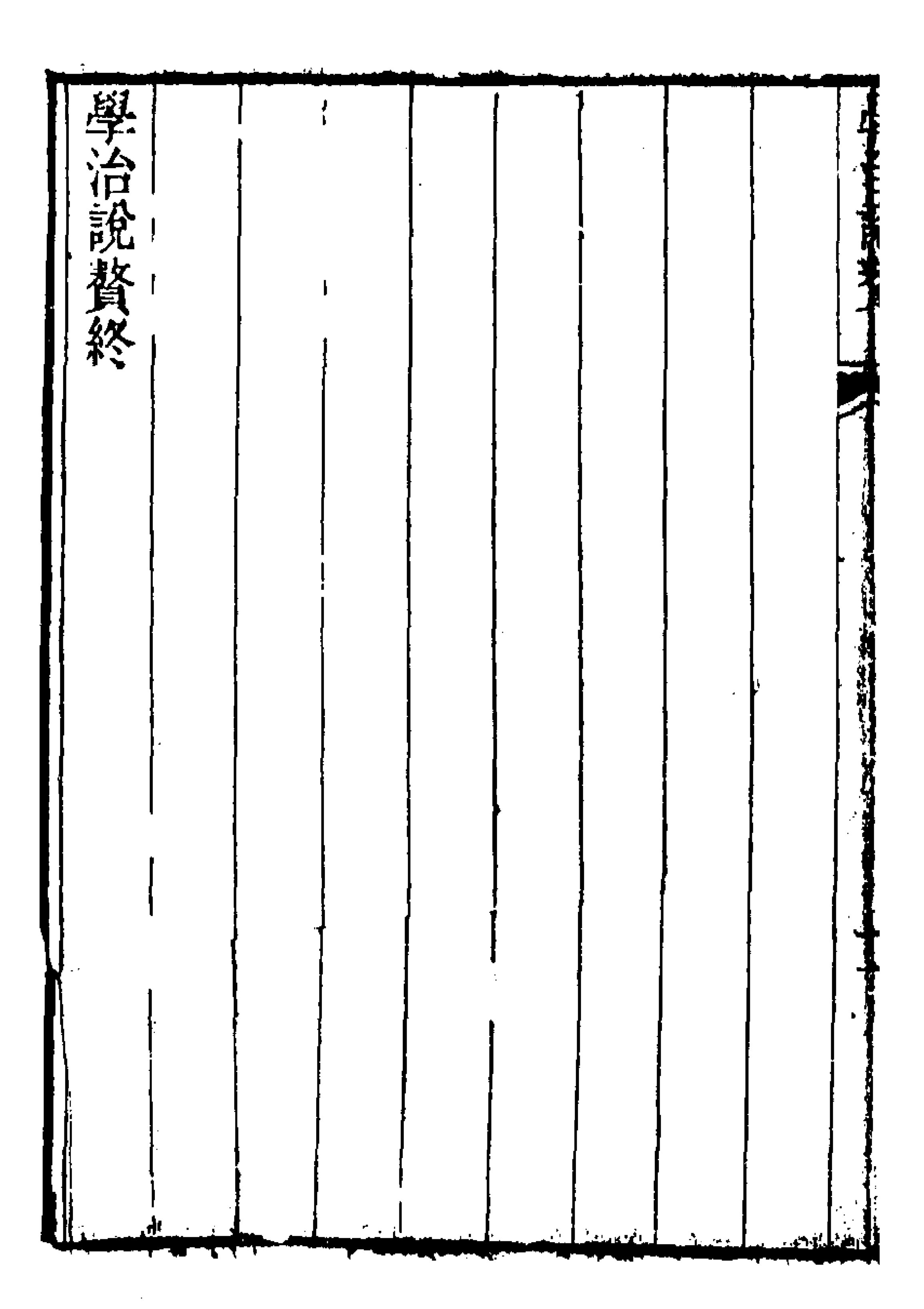
等又乾隆二十八年刑部議覆蘇臬陳奏定例聞拏投首除盜犯按本例分別定擬外餘犯俱於本罪上准減一等是皆指被告被緝而言故云聞拏也楊辛宗事發在逃聞限比其父挺身投案正蘇臬所奏雖無悔過之心尚存畏法之念者而多一不忍累父之心事可矜原按本例免死發遣未為曲法而曰與未經破案不知姓名悔罪自首不同是必逃在事未到官律得免罪者方可依聞拏自首科減覊使楊辛宗避罪遠颺不顧其父之比責偷生遲久被捕弋獲亦止罪干斬決不致刑而

有加釋讀讞詞殊切耿耿近日讀律之友遇一加重成
案輒手錄以供摹仿在楊辛宗死何足惜萬一聞拏自
首之律例不可逕引則凡案類辛宗之被緝而事非强
盜者亦將棘手狐疑況原讞云楊辛宗因事主家止婦
女輒向事主囘罵臨時行强被指名緝拏其投首在夥
犯獲後不准援減查辛宗刼止一次並未傷人視兇刼
傷主之盜首尙屬情事較輕特以首在被緝之後仍擬
斬決恐援以爲準從此盜首總無生路且案未破而自
首者千百中未聞一二其甘心投案多因捕緝緊急比

及父兄子弟勸於一時天性之恩到官伏罪若併此一
綫天良而絕之則在逃之犯更無自首聞拏自首之例
幾成虛設矣案非手辦事閱九年疑竇在胷終難自釋
因論治術商及律例願以正之高明方今
聖天子以不忍人之
心忍人之
政爲吏者遇可出可入介於律可軒輊之事當與幕友
虛中辨論仰體
聖慈力求至當名例一門義盡仁至大槪必不得已而

用法者尤宜細細體究而自首各則斷不可畧觀大意倘有投案之犯務在求生以全民命歐陽崇公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於我兩無憾也敢爲學治者敬告焉

治者勿哂其老而誇鄙其說之贅區區之誠重有望焉



學治說贅終